

防 换

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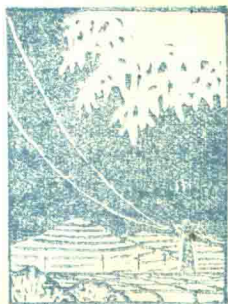


球防

第四十卷

1994年10月

41



换防

短篇小说集

袁牧之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春

换 防
短篇小说集
长春市文化局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号：10091·626 定价：0.32元

目 录

换防.....	于本红(1)
三份报告.....	赫 历(28)
任新.....	依 松(44)
锤子师傅.....	魏建中(56)
原则问题.....	侯树槐(67)
导火索点燃之后.....	张 恺(86)
责任.....	王浙滨(104)
同心岭下.....	张重阳(115)
山区气象站.....	杨廷玉(128)
闪光的记忆.....	余英瑞(141)

换 防

于 本 红

引 子

滚滚奔流的松花江，不知流了多少年，也不知在哪一年，从她下游的腹身支出一条江岔子，宛如一只大雁的长颈，弯弯曲曲伸展在沿江大队的怀抱里。人们管她叫雁脖沟。

十几年来，雁脖沟为沿江大队增添着光彩，送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斗争。

贫农的儿子王勇，就是在雁脖沟的斗争风雨里闯出来的革命战士。当年，他带领沿江大队贫下中农，在这儿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沿江大队的贫下中农又从这儿把他送到守卫祖国的前沿阵地上。他在战斗的风雨里成长，伴着社会主义的脚步前进……

现在，王勇就要复员回来了，家乡将要拿啥来迎接他呢？是风平浪静的日子吗？不是！等待他的是胜利后的继续革命，是永不停歇的新的战斗……

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把松江公社党委办公室辉映得

通明瓦亮。新调来的党委书记江洪，正坐在桌旁聚精会神地审视一份最近将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战士名单。突然通讯员送来一封信。江洪急忙打开，是沿江大队一份大字报底稿，上面写着：

雁脖沟的资源广，
支部决定建渔场。
人马刚刚上了阵，
辛猛拦车把路挡。
是非颠倒迷了眼，
辛猛辛猛你想一想！

.....

这份大字报底稿，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去县里开会，路过沿江大队时见到的。他感到这张大字报提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给党委捎了回来，并附有给江洪的一封信：“……这是沿江大队团支部书记赵冬梅写的。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刚，因工作需要，调走了，工作暂时由副主任辛猛主持。在辛猛主持工作期间，支部里多数同志和贫下中农，提出了兴建雁脖沟渔场的建议，辛猛开始没意见，但动工后不久，突然说建渔场是重犯十年前胡云那个重渔轻农的路线错误，主张把工地上的人马调回来拉石头，去修建他自己找人设计得很讲究的大队办公室……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得到党支部委员高大爷和很多贫下中农的签名支持……现在正处在顶牛中。”

“呵！沿江大队。”江洪放下那封信，又拿起方才那份复员战士名单。王勇，这个响亮的名字，格外引他注目的又一

次从名单里跳了出来。

原来，江洪对沿江大队并不陌生，他在县里时，曾下乡来这里工作过。此刻，他看着王勇这个名字，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形象和沿江大队过去的斗争情景……

十年前，沿江大队被一个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胡云，窃取了大队长职务。胡云他鼓吹打鱼摸虾，扔掉庄稼跑买卖，一到农时大忙季节，就到处抽人派工，赶着大车跑鱼市。群众纷纷反对他的作法。正在这时，王勇初中毕业回来了。

一天，王勇正在田里铲地，胡云不知从哪钻出来，满嘴酒气，一身腥味，摇摇摆摆地走来对王勇说：“嘿，年轻人，给你派个美差事，走，跟我跑市场，把渔业队的账交给你管。”

王勇挺起身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用草帽扇了扇扑到鼻前的鱼腥气，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胡云一愣：“啊！你不去，为什么？”

王勇蹬掉沾在锄板上的泥土，抬高了声音：“为的是不走你那歪歪道，不记你那私心账！”

胡云两手一摊，假惺惺地说：“哎呀，闹了半天，把我这好心全当驴肝肺啦！我这道都是为大伙好，我这账都是为大伙算的……”

王勇不等胡云说完，夺过话头问道：“为大伙！哪家的大伙？”他指着苗草难分的荒田草地怒斥道：“你扔掉集体的庄稼不管，整天盘算打鱼摸虾，你安的是啥心？把路往哪引？国家的粮食计划怎么完成？口粮、马料怎么留？这个账你算过

没有?!”

胡云立瞪立瞪眼睛：“算过！算过！你在地里磨磨三百六十天，只不过是——一年一个秋，这打鱼摸虾可是一网一个秋哇！有钱不愁没粮，你不知道吗，雁脖沟是块宝，不种庄稼也吃不了啊，嘿嘿！……”

王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腰一弓，双手紧握锄杆，两膀一晃，刷地铲掉窝在苗边的一株杂草：“去你的吧！你那全是资本主义的歪歪道，没工夫听你那套鬼念经！”

胡云恼羞成怒：“怎么，你不听？沿江大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说着就去拉王勇。就在这工夫，高大爷和社员们都来了，一字排开，站在王勇一边，面对胡云，怒目而视。

胡云见势不好，倒退着走了。一边走，还一边炸翅：“好啊，王勇！你等着，我叫队长罚你的工，扣你的分！”

王勇冲着倒退着的胡云，冷笑一声：“哼！罚吧，扣吧。你能罚能扣，可不能捆住我这两只手！”说罢，锄头甩得更快了，闪着光，迎着风，一棵棵杂草欣倒了，一棵棵禾苗挺立起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沿江大队贫下中农，个个欢欣鼓舞，王勇的心里更象打开了两扇窗。他坐在高大爷家的油灯下，手捧着《十六条》，一遍又一遍的看呀，学呀，越看越学，眼越明，心越亮，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突然拉了高大爷一把：“你看，《十六条》说得清清楚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多符合咱们大队的情况！”他兴奋得拳头一挥：“这场运动，真是来得太及时啦！”

高大爷也兴奋得挥动旱烟袋说：“是呀，毛主席向咱们发出战斗号令了，勇士，干吧！有个啥闪错的，我们给你擎着！”

王勇咬着嘴唇运着气，激动地说：“高大爷，你放心吧，过去咱们不明白胡云等人为什么这般胡作非为，今天，毛主席给咱们指出了，他们这是为了复辟。我们必须斗垮他，充分揭露批判他的罪行！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撑腰，我啥也不怕，就是天塌下来，咱也要把它顶住！”就这样，这位无私无畏的年青战士，在沿江大队给胡云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沿江大队贴出第二张，第三张……

这天大清早，王勇根据高大爷和贫下中农提供的线索，正在家里写追查胡云历史的函调信。高大爷走了进来：“刚才大队会计反映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胡云强令从公积金里拨出两千元，转到他的渔业收入上，说要搞什么渔业分红。”

王勇说：“他这是拆东墙补西墙，是想用社会主义的积累，为他的资本主义歪歪道扎花添彩呀！走，找他算账去。”

王勇带领一伙人赶到雁脖沟，胡云正跟富裕中农陈福等人算鱼账。王勇他们二话没说，刷拉一下拉了个圈围，把他们围在中间。

“你们……要干啥？”胡云怯虚虚地问。

“跟你算账！”王勇怒道。

“算账？好算！我们正往一块格摸。”胡云转动着眼珠子，想顺水推舟，说：“打了一春鱼，摸了半夏虾，算一算，合得，两千元！”

“多少？”王勇要揭开这两千元的底，便反问道：“再说一

遍，多少？”

胡云以为王勇不知道底情，拉长了声调，狗叫驴嚎似地说：“两个大数——没零！”

王勇说：“你叫准了，这两千元……”

“是公积金！”高大爷领着大队会计匆匆赶来了，当众把胡云的这个底揭破。胡云企图利用经济主义收买人心的阴谋没能得逞，从此王勇和另一个青年肖刚带领群众乘胜追击，查封了鱼账，解散了他们那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渔业队，对胡云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展开了深入的揭发批判……

后来听说，一九六八年，王勇被群众推选为沿江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肖刚和原年轻的副大队长辛猛被推选为副主任，他们三人同心协力，带领广大贫下中农，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继续批判胡云的那条资本主义路线，粮食产量一年上纲要，二年跨黄河……

江洪想到这里，心里泛起了波涛，王勇的形象，深深感动了他。他情不自禁地连连自语：“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当他再把桌上那份大字报底稿拿起来时，他的目光又一次紧紧地落在王勇这个名字上。“嗯，就这么办。”他点了点头，对解决大字报上提出来的问题，心里已经有了安排。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送进来一声清脆响亮的“报告”声，随着，办公室的门，腾地推开了，闪进来一位年约二十五、六，脸膛黝黑，目光炯炯，两道又粗又重的浓眉，好象刚用墨点过一般，显得十分英俊威武的复员战士。

江洪和来人都立时一怔，几乎又是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老江，你这是……”

王勇的话还没说完，江洪已明白他的意思，赶忙解释说：“我刚从县委宣传部调到这里工作。”

“哦，你、我，原来都是在换防呀！”

“换防？”江洪咀嚼着王勇的话，觉得很耐人寻味，“说得好，说得好啊！”

“老江，换防可就得尽快进入阵地呀！”王勇把大手往江洪面前一伸，坚决地说：“来吧，我的任务！”

“哈哈……你真是马不停蹄啊！”江洪刚要回身给他倒水，却被王勇一把拦住了：“不！我来这个。”说着，顺手端起桌上放着的那杯凉开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净。江洪用信任的目光看着他把那杯水喝完，然后从桌上拿起那张大字报底稿，意味深长地说：“我这有份材料，是你们大队的。它很可能还是一次冲锋呢！”说着把它递给了王勇。

“冲锋！”王勇接过大字报底稿，看完后，猛地抬起头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坚定地落在江洪的脸上，好象在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江洪信任地瞅瞅他，果断地说：“好，我给沿江大队党支部去个电话，你代表公社党委去协助大队党支部抓好眼前这场斗争，同时考虑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接着又向王勇介绍了沿江大队的近况，最后征询般地问：“你打算从哪里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王勇略思片刻，满怀信心地说：“冲锋需要做好战前的侦察，我想先从了解情况入手。沿江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很复杂，凶猛不一定是问题的所在，得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说得对！”江洪紧紧地握了握王勇的手。

.....

就这样，刚从部队回来的王勇，从一个战场又走向了另一个战场。

二

万里晴空，白雪皑皑。王勇正快步走在通往沿江大队的大路上。他鬓下渗着汗珠，两道浓眉高高扬起，一双大眼睛不时地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大路两旁新架的桥涵，林立的电柱，削平的山岭，人造的梯田……不断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呵！家乡的变化更大了。要是在往常，他一定要跑到这些变化过来的肥田沃土上，一块一块的好好看，然而现在，仿佛有冲锋的号角在召唤，他紧甩双臂，脚底生风，以急行军的速度，绕过往家去的方向，直朝雁脖沟走去。

“勇士！”一声亲切熟悉的叫唤，从他背后传来。他回头一看，是土改时期的老农会委员赵大爷。赵大爷虽说年已七十多了，但精神还满旺盛，他挑着粪挑走来说：“大伙听说你要复员回来，都在等盼着你哪！……我约摸着这两天差不多了么，嗬嗬……”

王勇急忙接过赵大爷的粪挑，挎包、行李往挑子上一挂，问道：“赵大爷，听肖刚来信说，不是早已给你‘五保’了吗？”赵大爷幸福地笑了：“嗬嗬，过社会主义日子，咱闲不住哇！毛主席他老人家叫我们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支部正领大

伙儿建渔场呢。你说，咱不能干多，还能干少，不能干重，还能干轻嘛！”说到建渔场，王勇发现赵大爷手上还提着个鱼篓呢，就问：“赵大爷，这鱼篓……”

“噢，它呀，”赵大爷生气了，“那是陈福拿来的。大伙儿都在工地上，他又偷偷的搞他那打鱼摸虾的勾当来了。你瞧！”他把鱼篓往王勇面前提了提，指着上面“胡记”两个字说：“用的还是他的鱼篓呢！”

“什么？胡云的鱼篓，陈福在撒网打鱼？”王勇的浓眉一跳，眼睛不由得一闪，如同侦察兵获悉敌人的蛛丝马迹一般，立时引起了警觉：“赵大爷，莫非这里还有什么情况？”

“是呀，胡云这些日子总偷偷摸摸往陈福家出溜，我看准没好事。”

就这样，这一老一少，一个挑着粪挑，一个提着鱼篓，上路了。他们一路走一路谈，一个有意要了解沿江大队这几年的变化和辛猛反对建渔场的始末，一个正是急着要介绍这些情况，他们就从胡云的这只鱼篓，谈到陈福的打鱼，从陈福打鱼，谈到辛猛反对兴建渔场，又从辛猛反对建渔场，谈到老支委高大爷和贫下中农怎样支持冬梅批评辛猛的大字报……大量的情况，给这位即将发起进攻和冲锋的战士，提供了极可靠的根据，王勇他开始作出这样的判断：兴建雁脖沟渔场是对的，这不仅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需要。他逐渐意识到，在建不建渔场的问题上，正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一股战斗的激情，在他身上迅速地滋长着，他不觉加快了脚步。

在快到渔场工地的岔路口上，王勇把粪挑还给了赵大爷；

“赵大爷，咱们改日接着唠，我先去工地看看。”

赵大爷接过粪挑，望着走去的王勇，笑道：“这孩子，还是那股虎实劲儿！”

“王勇回来了！王勇回来了！”没等王勇走近工地，有人就喊了起来，人们一齐从江崖那边跑来，你接过王勇的背包，他抢去手中的网袋……佟二炮在一旁瞅了瞅，忽地跑到冰窟窿里掏出一瓢江水，吵吵嚷嚷地挤过来：“哎！咱慰劳慰劳！慰劳慰劳……”王勇没用分说，上去接过瓢来：“好哇！几年没喝咱家乡的水啦。”端起来，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净，然后用手背擦了一把留在嘴角上的水珠儿，说：“唉，真甜哪……”大伙用亲切的目光看呵，瞅呵，好象心里在说：“你看他长高了，浑身上下有多结实！”

王勇放下水瓢，突然问道：“唉，辛猛没在工地？”

佟二炮抢过来说：“他呀，哼！肖刚这一走，支部书记暂时又没选，他可真有点把不住舵杆啦，活象个迷了路的牛犊儿，东一头西一脑袋的乱撞一气。”

“哈哈……”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呵！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伴着粗犷的嗓门从背后传来，王勇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人旋风似的走来。不是旁人，正是辛猛。

“好家伙，是你，还是那样叮当山响啊！小心，别把车给踢翻了！”王勇攥住辛猛的大手，说着，笑着，把辛猛闹得一时不知说啥是好。半晌才说：“怎么样，几年没见家乡面，变化更大了吧？象咱这样的大队，在全县也是有名的！”说完，从地上抓起王勇的背包往自己肩上一放：“走！咱先回去，等

我一桩桩一件件给你详详细细地介绍介绍！”王勇上去一把夺过背包，然后把他结结实实地接到旁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说：“同志，就在这说吧，挑‘赶劲’的来！”

“哈哈……哎呀！我说王勇，你端了好几年部队的饭碗，这老脾气还没扔掉啊！”辛猛毫不在意地大笑起来。他知道王勇让挑“赶劲”的来是指啥说的。

文化大革命时，王勇有句口头禅：“挑‘赶劲’的来！”他说：“无论干啥工作，都得从最‘赶劲’的地方下手。”抓啥最‘赶劲’呢？王勇总是把它用在阶级斗争上。这样，一来二去，凡是他说挑‘赶劲’的来，就知道指的是阶级斗争。

今天辛猛又听到这句口头禅，倒觉得可笑起来，心里话：王勇啊，王勇，你没看看家乡这派喜人的形势，咋又把这老词儿搬出来啦！于是他摇了摇脑袋说：“现在跟文化大革命前可大不相同了，你问问，哪个坏人还敢支楞一下毛儿？我看你这‘赶劲’的口头禅也得换换内容了！”

“什么！我问你，胡云这阵子都咋个表现？”

“他呀？哼！”辛猛还是毫不在意，他正要大咧咧地接下去说，突然有个人挂双副土篮从他们身旁擦过，尚堪坝奋力爬着。看样子，那人是不自量力的挑得太多了。辛猛见了，抬手一指：“他——看吧！……”那意思是说也变了。

王勇抬头一看，正好与那人打了一个照面。“呵，是他——胡云！他是经常这样干的吗？……”

王勇的语音还没落，辛猛突然拽了他的胳膊一把，不高兴地说：“哎，咱们快走吧。”说着，用手往前一指：“等她来了，可就麻烦了。”

王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是一位二十左右岁的姑娘，正向这边跑来。王勇半天也未想起来是哪家的姑娘，他寻思：辛猛为啥要避开她？八成是给他写大字报的那位团支部书记。他微笑着瞅瞅辛猛，然后问：“是谁呀？”

辛猛说：“赵冬梅，大前年插队的知识青年。是肖刚和高大爷一手带出来的，干活是把好手，是团支部书记，肖刚调走后，又把她补选到支委会里来了。”说到这，马上又生气地说：“就是嘴皮子太锋利，大理论一套一套的，现在对准我开上炮啦……”

辛猛的话还没说完，赵冬梅早把声音送过来了：“辛猛同志，你刚才又到哪去了？”

辛猛霍地站起来：“咋的？还要告诉你吗！”

冬梅冷静地说：“高大爷建议召开支委会，讨论大字报提出的问题。”

辛猛说：“你告诉高大爷吧，我已经给公社写好了停建渔场的报告，往上一送，批示一下，人马不撤也得撤，大字报用不着讨论了。”

冬梅脸色立时严肃起来：“你没有深入群众，又没同大家商量，更没经支委会研究，就决定停建渔场去搞你那个摆阔气的事，现在又随随便便给公社写停工报告，你这样做对吗？”

“商量，研究，这用得着吗？打鱼摸虾，还想走胡云那条路吗？”辛猛不认错。

“这是什么话！”冬梅激动地指着雁脖沟，问道：“咱们利用雁脖沟这块水上资源来贯彻毛主席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能和胡云搞的一样吗？我问你，你那富裕中